

感觉 阿尔及利亚 与孤独相伴的 122 天

口述 / 梁 伟
整理 / 尹红玲



从南到北是 7 步。从东到西是 8 步。
整整 4 个月，从 1999 年 9 月到 12 月，
122 天，我每天都要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
尔及尔宾馆六层楼的顶楼里数着自己的步
子，一遍又一遍。之后我就看着窗外的天

空和街上的人群发呆，我能长时间地盯住
一棵树或者一个建筑物，脑子里一片空
白。其实，我多想融进周边的环境，多想
能够和某一个人说上几句话。可我不能，
语言的障碍使我没有办法与别人交流。

阿尔及利亚虽是西非国家，却是法属
殖民地，人们大多沿袭法国人的传统习
惯，大多数人讲法语，讲他们的母语阿拉
伯语倒是占了少数。下了飞机，与我想象
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们并非黑得像木炭，

而是黄头发、白皮肤，乍一看与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仔细观察倒可以发现，男人长得普遍比欧洲人矮小，女人却比欧洲人还漂亮，只是皮肤有点微红。阿尔及利亚的建筑也是圆弧形欧式风格，整个城市欧化十分严重。我所住的瑞士宾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宾馆，就是这个小宾馆，也保留着欧式风格。

住进宾馆之后，我得知，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不是十分稳定，为了安全，每天都是合作公司特意聘请的一个既懂法语又懂英语的小伙子来接我，然后由他送我回来。每次离开时，他总是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随便出门，太危险。小伙子并不经常来，我每天都盼望着与他见面。我需要语言，需要交流，可孤独像海水一样包围了我，在我的眼里，他就像茫茫大海里远远飘来的一根木筏。

刚住进去那天，我感觉很渴，房间里又没有开水，我发现冰箱里放着好多矿泉水瓶子，当时想也没想，拿起来就喝。第二天当小伙子给我送来矿泉水时，我告诉



工作之余跑到马路边上指挥一下外国交通

在国外难得的一次中国人聚会



他，冰箱里多着呢，我昨天已喝了两瓶。小伙子惊得眼睛都瞪圆了，原来，冰箱里的矿泉水瓶盛的是没有经过处理的自来水，那是服务员打扫房间用的。

隔了没多久，一个女服务员来到我的房间，先是指着浴室，然后指指我，又指指她，我当时吃了一惊，不知道她究竟想要做什么，该不会是让我和她一起洗澡吧？

想到这里，我做着手势，示意她离开我的房间。她在离开之前仍叽哩呱啦地说个不停，十分着急地似乎想说服我。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反复琢磨着她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

第二天好不容易盼着小伙子来到，我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让他去找服务员。不一会，小伙子笑嘻嘻地回来了，原来，服务员是告诉我第二天要停水，希望我洗完澡后把浴缸打扫一下，并放满水，第二天她打扫房间好用。

当然这还不是最令我尴尬的。每次到一楼餐厅吃饭时，我根本看不懂菜谱，服务员也没办法知道我想吃什么。一到了吃饭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再次来到餐厅，我就向服务员打手势——要吃面条，我就伸开手臂，

做拉面的动作，然后嘴里发出唏哩唏哩的声音；要吃鸡蛋或鸡肉，我就做出咕咕唤鸡的声音；要吃牛肉，我就学着牛的样子哐哐地拖长声音；要吃羊肉，我就模仿羊咩咩的声音……经过几次实践，我吃惊地发现，这一招还真灵，服务员对我的这些表述总是理解得恰到好处。这时候我想，动物的语言实在是奇妙的语言，全世界都可以通用。

一天天过下来，我住的小房间像笼子一样罩住了我。实在闷得没有办法，我就变着法子来驱赶内心的孤独。早晨起来，我给自己制订了锻炼计划，无非就是原地跑步，做俯卧撑，然后来来回回地走。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反反复复地在房间里数步子，横着走是7步，从南到北；竖着走是8步，从东到西。我反复地走，反复地数。有时我甚至想，蹲监狱大不了也就是这滋味吧。渐渐的，在房间里数步子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偶尔我也打开电视，但是听不懂电视上的语言，只能看画面。原先没想到我要在阿尔及利亚呆那么长时间，我的身边只带了几本书，就是这几本书也被我翻得不成了样子。

后来好不容易有一次到大使馆开会，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来自河南安阳的小伙

子。他告诉我，他经常到大使馆借录像带看，并不是为了看电影的内容，就是想听听中国话。有时候一部电影他能连着看好多遍，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忘记了电影的内容，只顾着听中国话了。中国话真亲切呀，小伙子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我把电话打到小伙子的住处，他激动地在电话里叫了起来，在电话里说了好长时间还觉得不过瘾，后来他索性来到我的住处，我们一直说了大半夜，直到说得口干舌燥。他告诉我，前一段时间，一个中国小伙子由于言语不通，性格又过于内向，神经出了点问题，已经回国医治去了。

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人脱离了正常生活的圈子，精神上的压力比物质上的压力要大得多，如果没有很强的忍耐力来忍受孤独，就很容易出问题。

在小伙子的推荐下，我渐渐认识了几个中国人。其中在阿尔及利亚中国餐厅有个厨师，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搬个小板凳坐在一边，手中拿了个小棍，一动不动地看着。过了好半天，我见他总没有从那个小棍上收回眼光的意思，便叫了他一声。他转过头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棍子上有个蚂蚁在爬，从上面爬到下面，然

后又从下面爬到上面，他倒要看看，它究竟能爬多长时间。

我无言以对，只有苦笑。我理解这个动作背后内心无以言状的孤寂。

在这期间，我惟一一次出远门是到位于撒哈拉沙漠的阿尔及利亚的主力油田哈西麦斯油田去考察。在去之前，我特意看了几遍三毛的散文《撒哈拉的故事》，心中对这片神秘的土地充满了幻想。下了飞机后，我得知，从机场到目的地还有200公里，我立刻与警察取得联系，一直等到11点，来了一辆军车，并示意我上车。上车之后，我看到有个人还戴着手拷，像是个犯人。我的心内一阵紧张，心想该不会是上错车了吧。过了大约半个小时，车子停下来，然后军人示意我下车。原来，每一段不同的沙漠都由不同的军队管辖，他们只负责护送我到这里。

我只好在沙漠里继续等，感觉火辣辣的太阳都快把我烤化了。我看到几个当地人经过，他们穿的服装简直没有办法形容。裤子特别肥，臀部几乎到了膝盖处，比我在国内所见过的灯笼裤还要肥，里面装个风扇吹，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天一直等到下午3点才等到第二次换车。军人告诉我，这一带不安全，尤其我作为中国人，更加有生命危险，在等第三批军人

时，他们一直陪着我。他们在沙包外围一圈一圈地保护着，有几个军人还用又大又笨、天线伸到半空中的对讲机讲着话，这个设备我还只在电影《英雄儿女》中见过。我的内心很受感动，很想送点礼物给他们。这时候有人建议，对于他们来说，最贵重的礼物莫过于水，于是我便拿出随身带的矿泉水送给了他们。

在撒哈拉沙漠，虽说条件艰苦，但那一望无垠的沙漠确实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景观。有一天我在沙漠里不停地取景，希望可以把这个沙漠收进我的照相机，留着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地回味。整整照了一个卷，我刚准备离开，一个警察来到我身边，先是气呼呼地盯着我，然后责令我把胶卷毁掉。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坚持认为我在沙漠里拍照是不怀好意的，我只好按照他的意思把胶卷曝光了。

漫长的122天过去，我终于等来与我们中原油田国际公司合作项目洽谈成功的那一天。离开那个小屋之际，我再次打量一下房间，虽然我曾无数次地希望离开这里，而这一天现在真正来临了，我心里竟隐隐地有些不舍。我再一次数了数自己的步子，从南到北是7步，从东到西是8步。我想，这毕竟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一段时光，一段值得我永远怀念的时光。

阿尔及利亚的古罗马遗址



别理我，我正愁着何时能回国呢！

